

增評八大家文讀本

十五  
十六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五

蘇洵明允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議修禮書狀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



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  
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  
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為詳備，然  
大抵往往亦有不妥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  
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  
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  
去其二，則適足以為牴牾齟齬，而不可齊。且議者  
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全臣子之義，如是而已  
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  
諱。蓋桓公薨，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為是不可書。

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邱甲，用田賦，丹桓  
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為雖  
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  
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  
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  
諱而不言，以為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  
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為賢者諱。然其所  
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  
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  
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

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sub>中</sub>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為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臣寮所議。欲使後世但見所行之善。不知此婦寺之忠愛。轉啓後世無限之疑。所謂欲益反損者也。侃侃言之。詞嚴義正。是為忠愛之大者。

上歐陽內翰書

三蘇上時公卿書  
雖各有意趣其先  
言無干求之意則  
一也蓋讀韓文醜  
其所為相戒不為  
也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為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為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為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為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

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為宰相。其勢將復合為一。喜且自賀。以為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

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徃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為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持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為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

重複不厭是故擬歐陽文態也這老可謂狡獪矣

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為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鼉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

譽人以求其悅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兩頂綱領却叙得如此變化欲知其知我千古名言

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為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為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隨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

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為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

此一段自叙他日歐公取以作老蘇墓銘矣

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為是也。近所為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為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茅鹿門云。此書凡三段。一段叙諸賢之離合。見已慕望之切。二段稱歐陽之文。見已知公之深。三段自叙平生經歷。欲歐陽公之知之也。情事婉曲。周折何等意氣。何等風神。

從諸賢之或離或合。千迴百折。折到歐公身上。極  
轉換脫卸之妙。以下稱歐公之文。并自道所得。未  
以一語收拾通篇。何等章法。

上田樞密書名况

沈曰古人作文極  
争起句一篇都從  
此出比水之有源  
頭木之有本根昌  
黎後老泉時有之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  
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  
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  
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  
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  
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  
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  
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

此等簡勁處。予  
不能學也。



此書雄辯戰國以來所無然上半篇議論不似與人書恐失體

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  
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所  
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  
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  
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  
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宜梁惠之徒。  
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  
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宜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  
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

何等雄恣讀之萬遍不厭其實盡已安命常話頭耳反寫得如此有奇態可悟化腐為新法老蘇之文縱橫極矣而鍊句極古勁是二子所不及也人震於東坡之名而不知其不及父處余為拈出之

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  
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  
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  
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  
任。以為憂。而吾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  
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  
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  
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  
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

沈曰究所謂道者只是能文而已此策士之習不可為訓

兩次繳結總下費力而前詳後簡是文前後相讓法也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以。可以殺以。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

數句言其得力處。此之柳州答人書。列舉六經諸史。覺簡而有味。

沈曰棄天襲天用明繳

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襲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

結得十分乾淨想見這老自占地步

沈曰逆天意用暗

繳

沈評明暗二語深得此文用意處

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自盡其責。便是不敢棄天。襲天。至逆天與否。此他人之責。已不得而與也。本欲求人知。却處處自占地步。此託於聖賢之理。而出以縱橫之術者。熟讀之不獨長光燄。并長志氣。

。上韓樞密書

東坡兄弟善用之字為句調。蓋老泉教之也。  
東坡穎濱論天下之勢。每取於水。總學於父者。而總不及父妙。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壅之為沼。汙。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不義之徒不仁之器殺人之事此等語忽讀覺大可駭徐而考之其實然也特凡人不能見

是三蘇每每為談柄者  
三蘇長於取譬而老泉最奇邁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

秦楚無賴子弟云云是亦其實為然而人不能道者

嗚呼不有聖人一句出人意表結漢事及本朝事總以此為過渡處絕妙

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如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

非人得千金一句  
有萬鈞力

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軍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

叙事處鍊句簡老  
而意態生動最不可及

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一句截住。然後言取兵之方。斷而復續。文調可喜

言人情洞胸擢髓

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墟。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賄賂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

老泉言馭兵之方無他術唯多殺而已所謂言語朴直非有驚世之談者乃以天子與將對待錯綜故如有千波万折此法二子傳以為秘訣

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

引或者疑為一段問答是文中波瀾不然則天子者可以生人直接前段不過及覆一意文體平直矣

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久。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屬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

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儲同人云。以馭驕兵。責樞臣。以威武多殺為樞臣。馭驕兵之策。亦猶良醫之用烏喙大黃。非此則頑疾不治也。築鑿隄防諸役。百姓力能勝之。而一以歸之兵。可見宋時不特君臣如婦人孺子。而其待百姓。亦以婦人孺子待之也。兵安得不驕。國安得不弱乎。

馭驕兵可用嚴。不可多殺。蓋多殺必至激而生變也。老泉議論每近雜霸而行。文如刀斬亂絲。讀一段輒見其快。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竊

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官室游觀。無所增加。幃薄器皿。弊陋而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鋸。驅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

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歿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



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後世安於泰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

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而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羣臣建議。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百

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  
甚。

厚葬之非與配率之科兩意並說而究歸一串處  
處歸美先帝仁儉之德莊厚悱惻足以動人。

蘇氏說經皆不蹈

俗儒之轍以聖人

之道為有大作用

物是有功於斯道

處

沈曰禮原於天本

於人心之所安此

不從儀文上說祇

見其粗老泉害道

者多不必以純粹

求也

其詞雖奇變其意

反平正何駁雜害

道之有讀者蓋不

深考耳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  
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  
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  
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  
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

唯是聖人正已以率物定上下尊卑等級以防僭亂之意而已以其論得新變故人疑其駁余則以為化腐為新之法也

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

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吾勞。是賤

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  
妙喻正在於此  
 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  
 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  
 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  
 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  
 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  
 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  
 如此其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六經論禮說此篇法次第  
 大意謂聖人之微權在於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  
 知耻者。在乎自治其身。以作之。則而民自習而安

之。此防微杜漸之意也。一氣相生。遞折而下。如泰  
 山之雲。起於膚寸。不崇朝而瀰漫六合。是為宇內  
 偉觀。○易詩樂三論多從此篇生出。論雖駁雜。不  
 得聖人制禮之意。然文章變態於斯極矣。

借禮為伴講故愈出愈變是文章設主客蘇氏慣用手法也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sup>雙提自分實主</sup>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眾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

閑說長本意短而讀者不覺是亦主客相形成論故也

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衰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聖人<sup>提</sup>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

不然則一句反振全篇歸到主意筆力絕高

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扚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技與道對舉為結而道下一矣字掉尾乃文不板而意有歸宿

儲同人云。聖人作六經。如日月之懸於天。儒者之讀六經也。如人之窺日月。苟有所見。皆日月也。山之高。水之流。野之曠。室之隙。皆可以見日月。惟所見之地不同。故其言日月之光景亦不同。然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日月可乎。荀子蘇子是亦能見六經者也。能言其所見者也。君子無譏焉。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維禮之衰。通篇大旨。原本繫辭。聖人以神道設教。空中布景。筆力銳利。人不能當。○論六經次第。應以易為首。玩行文聯絡之法。故位置在禮論後。

自禮說起議論有根抵有淵源是文字取深遠勢訣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禮論大意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

雖置結語兩次而其實一條議論耳

易行難久兩意對  
舉而主意在於難  
久上故以嗚呼直  
接自此滾滾議論  
主終篇不可段落

妙喻東坡取譬皆  
妙學父也

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  
得遠。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  
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  
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  
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  
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  
有燻肉，有葷，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  
不以苦口為諱。去其燻，徹其葷，則酒肉之權固勝於  
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  
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

是亦成於樂一句  
注脚耳古今來人  
所同知而取雷為  
喻乃尔神妙神奇

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感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感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



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儲同人云：離奇天矯，風雨變化，神龍戲海之文。樂所以濟禮之不及，與易論同一機局，而飄忽變滅更為入神。

好色不淫，怨誹不亂。是古今爛熟話，套乃翻弄得如此奇變。其故何哉？曰：透徹人情，文能透人情，無言不妙。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

顏濱畢生文字皆學此等也

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  
 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  
 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  
 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  
 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  
 怨。則人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於叛。患生於責。又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虛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易達則褻。褻則易廢。嚴於禮而通於詩。皆一篇扼要看。宅鍊句。

於叛。患生於責。又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虛  
 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子由蜀論出于此

得當焉收法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入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諸同人云：國風好色不淫，小雅怨誹不亂。二句何嘗不是正理。文本此以發詩禮相關處，何等識力。

鹿門以為說詩愈支，抑亦固矣。嚴於禮而通於詩，是一篇大旨。而說詩之濟禮處，從孟子好貨好色章化出，無一語不近人情作法。與易論樂論同，而措語各有其妙。

書論

沈曰此篇重變不重權 前半行文似少關連文不可存因六經論中不可無書故錄之

腐儒視聖人猶鬼神天人不敢以常情測之於是三代自三代漢唐自漢唐而六經之道束之高閣不可復用蘇氏以常情論聖人聖人之道活潑潑地無不可用者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繼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馬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極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

是有大功於斯道者論者乃以駁雜議之何哉

此際恐有脫誤

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則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

下半篇是其本意  
上下起結冒頭掉  
尾不甚相關於六  
經論中終屬丙科

沈曰古帝王光明  
正大處都看作機  
械而其文自佳當  
分別觀之

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  
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間  
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  
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矢以神之譽已以固  
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  
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  
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  
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  
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

武王非聖人論蘇  
文之太醇者余別  
有論

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  
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  
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  
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  
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  
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  
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為武王非聖人論開先蘇氏不得為醇儒正在此  
處

沈曰是非賞罰道位公私字是關鍵權字是綱領

揣摩聖人之意強詞奪理六經論中最用意之文而最皆理之論也沈評乃以醇正稱之何哉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論雄而語勁其雄可學其勁不可擬

看它錄句

自篇首至此詰難得到底然後死中求活此法絕妙

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是道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之作也。

沈曰逼出書為魯之書賞罰是魯之賞罰為一篇大旨從前詰問摠為此處

沈曰以周公不得已攝位例夫子不得已與魯尋出大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備云此句大略從孟子土章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正意又復生波魯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

源頭來

沈曰周公亦非天子因借桓文之假以推出周公心存王室見必當與公之意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名言名言

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

北齊書卷之五十五

揣摩至此及近於迂

絕好證左  
讀續訛

一孔丘句太妙

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讀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

春秋論至此而止  
又以此餘意作奇波  
沈曰如吳越春秋  
蜀漢春秋之類乃  
竊其名元經薛傳  
之類乃竊其體

宋人評文字與明  
清人異皆著實有  
益

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呂東萊云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生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此篇意多而不雜

曾平八大家文讀本

卷之五

一尾



以天子之權歸之魯。是一篇主意。四難四解。反覆曲折以達之。六經論中以此篇為醇正。

增評唐宋八家文讀本卷十六

蘇洵允明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日本

賴

襄子成增評

史論上

史論諫論皆非老蘇文之至者作者亦不必用意選者何必取此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志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脩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其義一。其

體二。故曰史焉。曰經焉。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實之詞。減爰書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檢之。此經史所兼而有之者也。雖然。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證。綱後疏解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夫易禮樂詩書。言聖人之道。與法詳矣。然弗驗之行事。仲尼懼後世以是為聖人之私言。故因赴告策書。以修春秋。旌善而懲惡。此經之道也。猶懼後世以為己之臆斷。故本周禮以為凡。此經之法也。至於事則舉其略。詞則務於簡。吾故曰。經以道法勝。史則不然。事既曲。

上敗字褒誤

詳詞亦夸耀。所謂褒貶論贊之外。無幾。吾故曰。史以事詞勝。使後人不知史而觀經。則所近於空言無據貶莫見其善狀。所貶弗聞其惡實。故曰。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使後人不通經而傳史。則稱謂不知所法。懲勸不知所沮。吾故曰。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或從偽赴而書。或隱諱而不書。若此者。眾皆適於教而已。吾故曰。經非一代之實錄。史之一紀一世家一傳。其間美惡得失。固不可以一二數。則其論贊數十百言之中。安能事為之褒貶。使天下之人。動有所法。如春秋哉。吾故曰。史非萬世之常法。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

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吾故曰體不相沿而用實相資焉。噫。一規一矩一準一繩。足以制萬器。後之人其務希遷。固實錄可也。慎無若王通陸長源輩。囂囂然冗且僭。則善矣。

作經以斷史。引史以証經。儒者尊經而輕史。此王安石反其說。嘗春秋為斷爛朝報也。如作者言。始無偏重畸輕之患。文之簡切。應從孫吳氏得之。

史論中

三篇皆直叙所見。為後人作史之法。非他論往復馳騁者。比不可以文章視之也。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挾闕於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

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  
 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  
 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  
 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  
 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褒。不。獨。暴。其。惡。夫。  
 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  
 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  
 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  
 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也。  
 不。亦。直。而。寬。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

老蘇論遷固之意  
 慶往往郢書燕說  
 也

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  
 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  
 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  
 於。鄆。書。十。二。年。公。會。吳。於。橐。臯。書。十。三。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於。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獲。載。也。若。越。  
 區。區。於。南。夷。豺。狼。狐。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  
 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君。子。即。其。自。稱。以。罪。之。  
 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於。檣。  
 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  
 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庶。乎。其。

固之史庸淺其有意義者大抵劉向班彪之舊而固勤之也

間是以絕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勾踐之賢，猶不免乎絕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某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耶？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耶？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為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之間，王莽

偽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為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為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彊臣專制之為患，用力寡而成功博，其能為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

遷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識亦實有過人者也。然

非讀史者明於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沒於粗心人者，尠矣。被老泉拈出，知史漢二家，猶得春秋遺意。後劉知幾、蘇子由，但集矢二史者，猶一偏之見也。

史論下

司馬遷創千古未有之體，而開百世不易之法。班固以下，當此面師事之，況固書大半剽竊遷著，蹈襲舊論，不能別出手眼，何得與之並駕齊驅。余常怪馬班遷固古來通稱，何無分別。以老蘇卓識，猶且不免況其他乎。

或問子之論史，鈎抉仲尼遷固潛法隱義，善矣。仲尼則非吾所可評，吾惟意遷固非聖人，其能如仲尼無一可指之失乎。曰：遷喜雜說，不顧道所可否，固貴諛，偽賤死義。大者此既陳議矣，又欲寸量銖稱，以摘其失，則煩不可舉。今姑告爾其尤大彰明者焉。遷之辭，淳健簡直，足稱一家。而乃裂取六經傳記，雜於其間，以破碎汨亂其體。五帝三代紀多尚書之文，齊魯晉楚宋衛陳鄭吳越世家多左傳國語之文，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多論語之文。夫尚書左傳國語論語之

太史公是遷叙父言也其自言則曰遷而已漢興以來諸侯王表可見楊惲錄奏史記以其外祖諱換以太史公然後父子混淆矣  
沉曰張晏曰漢武獲麟司馬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文非不善也。雜之則不善也。今夫繡繪錦黻衣服之作。如。之。法。不。可。不。知。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為服。則縹緇之。不若遷之書。無乃類是乎。其自叙曰。談為太史公。又曰。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是與父無異稱也。先儒反謂固沒彪之名。不若遷讓美於談。吾不知遷於紀於表於書於世家於列傳。所謂太史公者。果其父耶。抑其身耶。此遷之失也。固贊漢自創業至麟止之間。龔遷。采。古。人。之。文。之。意。亦。母。庸。過。訛。論以足其書者。過半且褒賢貶不肖。誠已意也。書已意而已。今又剽他人之言以足之。彼既言矣。申言之何益。及其傳遷楊雄。皆取其自叙。屑屑然曲記其

陳壽雖勝班固。固可也。不可與范曄並稱也。是吾素論。少信者。

世系固於他載。豈若是之備哉。彼遷雄自叙可也。已因之非也。此固之失也。或曰。遷固之失。既爾。遷固之後。為史者多矣。范曄陳壽實巨擘焉。然亦有失乎。曰烏免哉。曄之史之傳。若酷吏宦者列女。獨行。多失其人間。尤甚者。董宣以忠毅。概之酷吏。鄭眾呂強以廉明直諫。概之宦者。蔡琰以忍耻妻胡。概之列女。李善王忱以深仁厚義。概之獨行。與夫前書張湯不載於酷吏。史記姚杜仇趙之徒。不載於遊俠。遠矣。又其是非頗與聖人異論。竇武何進。則戒以宋襄之違天論。西域則惜張騫班勇之遺佛書。是欲相將苟免。以為

是朱紫陽以前已  
有此論以後論者  
皆張膽明目以為  
絕大關係而其腐  
極矣沈評良是然  
習彥威漢晉春秋  
是晉人而黜魏則  
沈論未必是也  
余雅言陳壽不必  
以魏為正統看他  
名書曰三國志固  
無軒輕據事直叙  
而已

順天乎中國叛聖人以奉戎神乎此暉之失也壽之  
志三國也紀魏而傳吳蜀夫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  
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  
以臣視吳蜀吳蜀於魏何有而然哉此壽之失也噫  
固譏遷失而固亦未為得暉譏固失而暉益甚至壽  
復爾史之才誠難矣後之史宜以是為監無徒譏之  
也

論未必皆當然讀古人書正須如此搜抉庶無眼  
光不到之病

此與子由論所見  
各別而老泉特借  
此以論宋時弊是  
文之有用者沈評  
以為筆力遠過子  
由余未敢謂然彼  
此較視優劣自見  
故曰弊在賂秦一  
小東文氣起伏有  
態  
沉曰宋與契丹只  
是增幣未嘗割地  
也然遠見可卜其

○六國 權書之一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漸審勢審敵審無暢言之矣

是虞卿舊說不待老蘇知之然言之親切懇到故讀者不知厭耳

沈曰燕有三晉為蔽故後亡非用兵之效也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與齊與燕趙次第論列而總言之。應篇首不賂者。以賂者。喪句結局。鍊語并費心力。不如子由之暢快也。

有此一段乃可誦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六國所以不能自強者。一在貪近利而互相侵伐。

一在苟安而不肯用兵。此從事賂秦以至於止也。論與子由篇相同。而筆力遠過。○末段積威之所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老泉遠識。故能豫見。

與楚爭天下是豈

小事暗於此何足

為高帝哉蘇家之

論隨時游移緊此

類也

挾數用術舉指搖

目等句形容其小

是文家眩人處不

可不知

此段非其主意徒  
豫引之以為後段  
證左

○高帝 權書之一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漸入佳境

證了然後入主意

嗚呼以下故作緩勢所謂恢恢乎游刃有餘地者二子所學以為金針也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功不為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

夫噲之罪又作緩

勢

彼其以下纔露正

意

夫高帝之視呂后

也又作緩勢

呂后之毒一句正喻渾融一篇發案在此頂憂字生出下一段文心敏甚

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莖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久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

說主意了再證一事為結

吾故曰云云一語首尾重提文氣不

鬆

搜斬樊噲一事間

而入之呂氏周勃

等為証也沈評顛

倒矣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親幸。然及高帝之末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搜安劉氏句之間。見用呂氏以制強臣。用周勃以制呂氏。而以命斬樊噲一事為証。此皆老泉深文。蓋噲本義勇之士。謂必助呂氏之逆。以亂天下。真莫須有之說也。特其將無作有。得獄吏鍛鍊之法。作論者不可不知。○列於權書。作者亦不以為持

平矣。此意須知。

大知小知是客有所及有所不及是主冒頭使讀者不知其何謂讀至下半篇然後知之是蘇氏開法門者後人不善學則流入迂晦矣

日月雷霆之喻渾融主客為一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一句撇開然後言到正意此法不可不知不然則費多少扭捏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  
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焉遠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  
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  
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  
 王設喻全注於此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脩何營耶。夫齊國  
 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  
 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  
 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  
 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  
 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  
 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  
 知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重複不厭。愈見其  
 雄辯。是老蘇口吻  
 二子無之  
 奇結與易論結同  
 而精勁過之  
 而況乎不至於九  
 也。暗帶愚人在中  
 妙

通篇主意全在賢者用明。而舉齊威之事以實之。  
 聖人之誠明。一語撇開。全不說及。此終是本領鬆  
 也。然其設喻之快。惟蘇家獨擅。

諫論上

諫論二篇其意近  
迂其論近釋非老  
蘇文之佳者惟選  
家每取之但其中  
句法勁拔古雅為  
可取耳

少不為桀紂云云  
此一段語甚古雅  
自戰國策得來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  
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  
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  
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  
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  
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  
百諫而百聽矣况虛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  
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則  
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辨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

列證處似班固論  
贊余所不喜

之士以機智勇辨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辨濟  
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  
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  
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  
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  
法者五從說字中又分出五項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謂  
也國策觸龍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  
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  
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  
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脇項

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閔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論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

通篇零碎碎無臨散場時下一喝則此篇無收拾處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之意也分為雙敵收上異樣不俗

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龍逢比干不得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引君當道之心。以策士之術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從橫家而少之也。明代諸臣以直戇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毋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



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論貴積誠以感之。不  
在乎口舌間也。

諫論下

君明則臣之忠邪  
判然取忠舍邪不  
患無諫諍之言何  
必以賞啗之罰休  
之陷賞休罰而諫  
其諫可知人君寧  
有所獲益哉故余  
曰老泉此論近迂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  
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  
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  
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  
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  
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  
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  
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  
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

此喻余所謂近穉者也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  
正意已盡於此下只設諭以醒之  
 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  
 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  
 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  
 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  
 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  
 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  
 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  
上篇術字  
 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  
 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

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  
 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以刑為猛  
 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  
 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  
 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以喻代正間或賢君  
 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  
 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  
 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  
 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  
曲折  
 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

結慶亦弱不類這老他作

不信也。

蘇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開無限法門。

魯妃論

此論無大關係所謂癡人說夢老泉終不免田舍漢

史記載帝魯元妃曰姜原。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高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有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吾以為天地必將搆陰陽之積。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

何姜原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原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

一結出意表得此可誦

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為鼃。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原而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原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據毛傳。以折司馬氏鄭氏之說。如日月當空。雲霧解駁。此種文有關經學。黃小輩宜早誦習之。使怪

異之說不先踞於胸中。

此文最似東坡其  
實東坡專學父之  
此種耳

玄宗之亂不起天  
寶十四年安祿山  
舉兵而起於開元  
二十二年李林甫  
為相亦此意  
欲說正意而故引  
證故事為游衍勢  
是老泉家法東坡  
最善為之

○管仲論

宋諱桓為威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  
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  
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  
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  
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急緩以受之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  
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舉天下之賢是主  
意微露忽又入三  
小人

為人矣乎之乎疑  
衍

以上以天下之賢  
與三小人錯綜言  
之不然則數語便  
了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亦無益。益。議。論。更。快。更。深。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纔說正意

不言可也一句結  
勁板之甚東坡所  
無

無惑也句亦勁

自閉後門

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中。

臨終引一事為證  
兼勢結了是蘇氏  
家法

結句亦勁

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鯁以不能進實註遠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前文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以齊亂坐實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薦賢自是正論此老泉文之醇者。○仲勸公勿用三子後卒致亂人皆服其先見此獨責其不能舉賢自代翻進一層筆如老吏斷獄一字不可移易。

唯有此一篇其人  
可以不朽文亦深  
穩清高如曹霸畫  
天馬不類他文有  
踴躍喜事之態

冒頭有波折老蘇  
長慶

引二事為證其後  
錯綜往復此文訣  
也

辨姦論

○虛。籠。起。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一小結然後入本  
意文有洵曲

王盧為一句通篇  
生色處

究竟不脫王盧結  
局匪密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  
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  
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  
未必然也。今有以口誦孔子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  
名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  
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  
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  
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  
衣。食天殤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  
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愚豎刁易牙開方

兩意雙敲為結無  
限憂慮無限烟波

浩然齋雅談云老  
泉所指非介甫一  
人并指伊川也蓋  
篇中私造名字為顏  
淵孟軻復出囚首  
喪面談詩書等語  
酷似伊川異日東  
坡上書云臣嘗知  
程頤之為姦亦祖  
述父意也乎然合  
為一人語似非兩  
人

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  
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  
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  
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  
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  
知言之名。悲夫。

荆公之姦。從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見。然古今來  
亦多以近人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世説新語

卷十六

○十四

